

国际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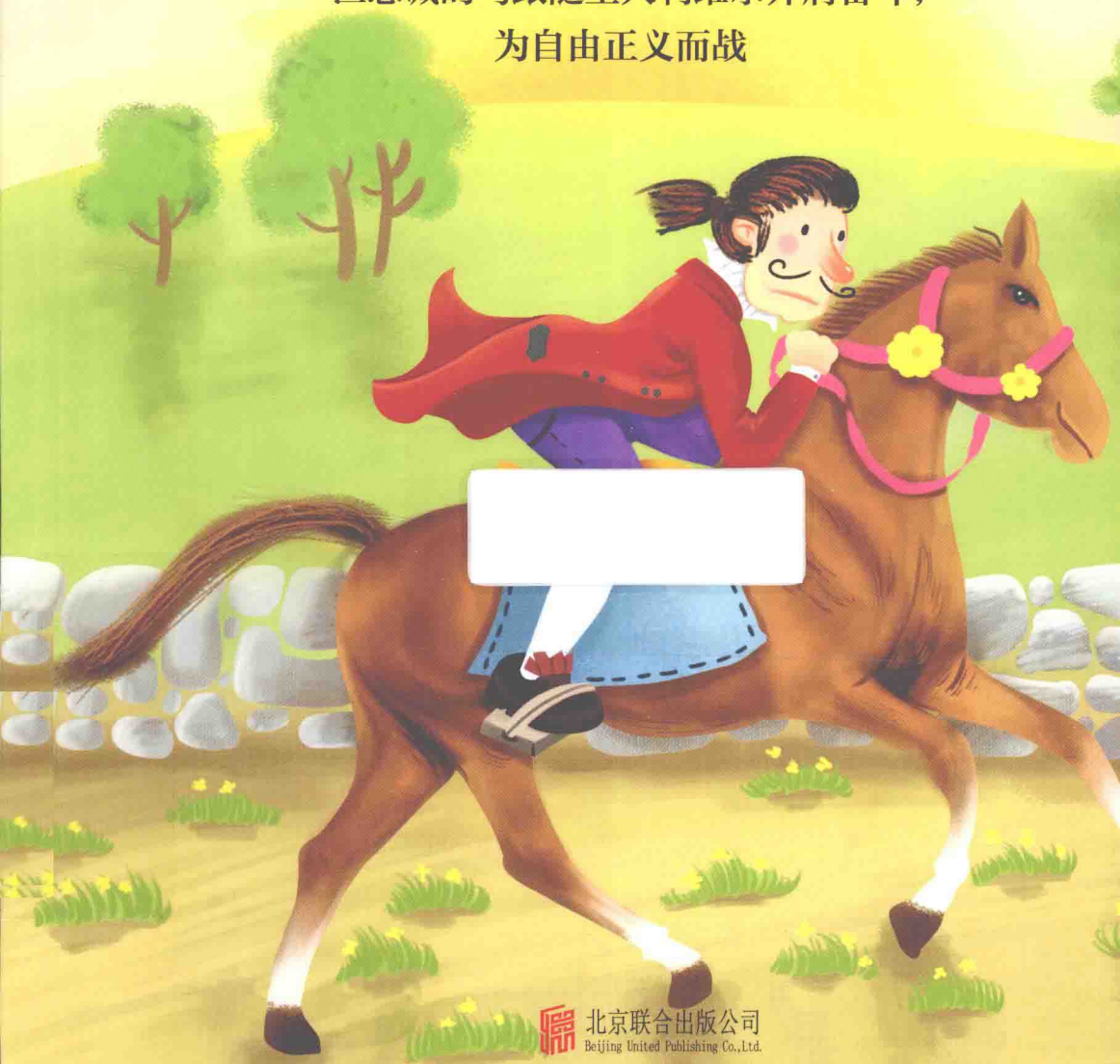
罗伯特·罗素作品集

Mr. Revere and I

# 利维尔和我

[美] 罗伯特·罗素◎著 李晓然◎译

一匹忠诚的马跟随主人利维尔并肩奋斗，  
为自由正义而战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Mr. Revere and I  
利维尔和我

[美] 罗伯特·罗素◎著 李晓然◎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利维尔和我 / (美) 罗素著 ; 李晓然译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6

(国际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02-5453-4

I. ①利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7288号

## 利维尔和我

选题策划: 益博轩

作者: [美] 罗伯特·罗素

译者: 李晓然

责任编辑: 侯娅南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85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16 10印张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453-4

定价: 22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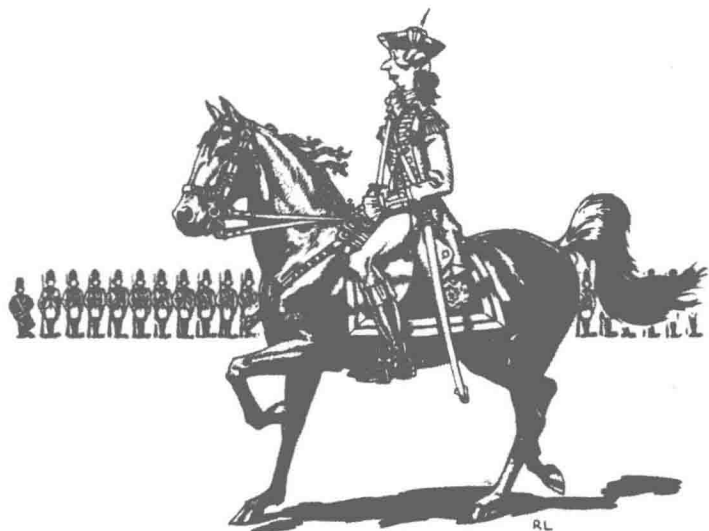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43832

## 目录 / *contents*

14军团的荣耀·····	001
欢迎到波士顿来·····	008
官僚、绅士和乡巴佬·····	015
自尊消退之前·····	022
无影无踪·····	031
友爱的家庭·····	043
受骗的乡下佬·····	055
码头的伟大壮举·····	066
马不停蹄·····	075
闭港·····	087
钟楼信号灯·····	104
最后的骑行·····	119
勇士回归·····	139
后记·····	151





## 14军团的荣耀

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命运也真的很难预测。现在，我很难相信自己居住在一个很普通的名叫“雪梨”的小牧场里，过着简单的生活。小牧场地处波士顿的郊区，很宁静。因为生活很舒服，几乎没什么职责，所以，我也不抱怨什么。

可是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以前的辉煌和胜利，心中还是会有一丝悸动和难过。

曾经女王家族里最受尊敬的骑兵战马是我，赢得过许多次大



英帝国国防骑兵荣誉的是我，甚至让皇家第14军团（英国皇家军队）步兵引以为傲的也是我，我就是谢赫拉沙得。正因为过去的辉煌，所以，每当我想起过去，再对比一下现在的落魄，心里便感到难过。

在历史学家中，有能懂我的吗？有能准确地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吗？回答可能是没有，既然如此，我只好委屈一下自己，自己讲一下关于我的生活变化的前因后果吧。

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：殖民地“一根筋”的居民做了一个愚蠢的，甚至不尊重神圣的决定：明目张胆地反抗国王乔治三世的权力和我们的主权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仍记着国王出席我们最后一次阅兵式时的场景，之所以说最后一次，是因为从那以后，我离开了英国。国王没有骑在战马上出场，而是坐在一个柳条编的椅子上，双脚也放在非常难看的垫子上，但是他不得不这样，因为他得了很严重的现在流行的痛风病。虽然这样，皇室气质仍然显现在他的眉宇间，他也抬起无力的手对从他面前经过的阅兵军示意。

我的整个军旅历程中，最激动的时刻也就是这一刻。

润滑油刚被涂在我的马蹄上，另外，我的马鬃毛上也被挂上了彩带，马具被清洗得连上面的黄铜饰品也闪着光亮，我伴着乐队的巨响和定音鼓的轰鸣旋转、仰起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受到的拥戴超过了现场所有的马儿。还有就是，因为能在国王的武装权威下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我认为我的军事热情和自豪感，无人能比。

在这盛大的场合里，那理想军人的象征是才二十一岁的塞德瑞



*Left<sup>nt</sup> Sir Cedric  
Noel Vivian  
Barnstable*

克·巴恩斯德布尔爵士，他也是我的主人，他高高瘦瘦，鼻子有点儿像海雀，但是颜色不是那么好看，可那却是主人作为征服者感到骄傲的鼻子，他的牙齿是极好的，和我的差不多。因为他的嘴总是半张着，所以牙齿露在外面十分抢眼，而他的下巴是尖的，不过，这些特征都是我主人的骄傲。

我主人的眼睛总是不住地落泪，他还有一点点的口吃，不过不是完全口吃，他之所以会这个样子，是因为在他两岁的时候被保姆摔了一下。

因为前天晚上，有一个专门为我们的官员举行的欢送晚宴，这个晚宴也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早晨，所以，我的主人在大阅兵的早上累得睡着了。而我的中尉完全清醒则需要十个小时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在大阅兵这一天，一直强撑着才能睁开双眼。可是，他犯困



的状态并没有被大家知道，因为我比他更熟悉这些队列变阵，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完这些阵形。

我们远征军的上校和指挥官是达尔林·浦尔爵士，但巴恩斯德布尔是他的副官。这位上校有一匹名叫阿加克斯的战马，这匹战马的平衡感很强，甚至可以让熟睡的主人安全地待在自己的背上。今天早上，这位可怜的上校在斯蒂尔顿大主教的致词时，带着很响的鼾声熟睡了，虽然战马保证了他的安全，但是他极大的鼾声惹怒了主教，这令阿加克斯感到丢人。

远征在这一两天内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这个由14团、29团的步兵和59团的一个分遣队（有两门野战炮）组成的军队，将前往一个最不舒服的地方。

从一封普莱维·希尔忘记密封的命令函中得知：我们的任务是占领波士顿港口，这个港口位于马萨诸塞殖民地。

为了保障皇家军事储备的安全，显现英国绅士和国王士兵的勇敢和自尊，也为巩固皇室的权威，我们必须制止那些暴徒的暴乱行为。





我不想对我的第一次，同时也是糟糕的航海之旅说太多。因为我想象不到比我们这次更糟糕的旅行经历，所以，我更无法想象，有过很多次航海经历的阿加克斯所说的，过去比这更糟糕的经历。

我们驻扎在被误称为“光荣号”的船的底舱，之所以说“误称”，是因为这艘船不仅破旧不堪，而且存在漏水问题。底舱没有灯光，就连空气也很稀薄。可是，底舱有很多在我们眼前吃东西、在我们的马蹄下乱啃、导致我们没办法入睡的老鼠。我们的草料和谷物发霉了，同时也长满了象甲。另外，我们的畜舍一次也没被打扫过，梳洗毛发就更不用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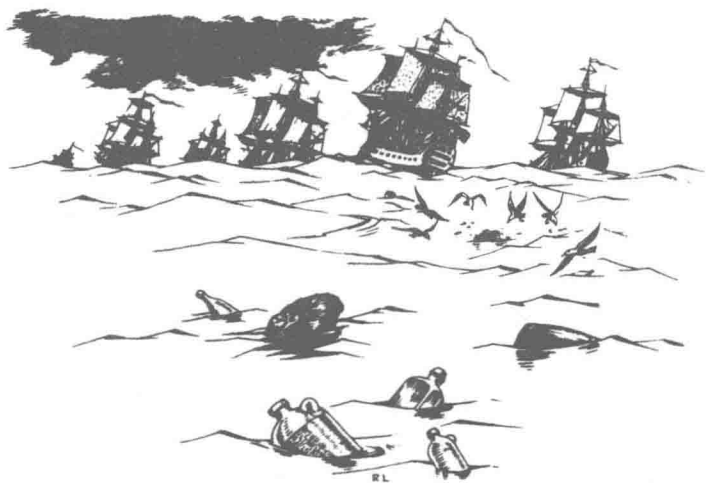
你都想象不到比这更差的场地，我们头顶的甲板上就住着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、为了补充队伍的马夫，他们一直都在粗鲁地制造噪音。由于指派给我和阿加克斯的暴徒，是因为偷马而进监狱的，所以我们还可以称得上是幸运的。另外，我们吃的要比同伴好，因为他们对我们有所理解。



尽管那些炮兵的三匹马儿，暴露在露天环境下，可能遭到暴风雨。可是，我仍然很羡慕它们，因为它们入厩在另一艘运输船的室外甲板上。

听着马夫说话，我们得知了往后远征军的安排：只要天气好，这些军人可以自由地去甲板上；至于朗姆酒，他们一天能喝三次；一共为军队准备了四艘运输船。除了这些，他们也不比我们的状况好多少。因为他们中有人有了不爱国的表现，甚至还要去跳海，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官员和他们的仆人有一艘专门的船使用，这艘船便是雷鸣号。而仇敌号、无用号、无能号和无理号则是我们的护卫队。

我们的航行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，这么快的速度让阿加克斯难以想象。但是，这次航行带给我的好像却是无尽的恐慌。如果非要我想起点儿靠谱的事的话，那便是长时间的航行结束时，靠岸的抛





锚链响彻整艘船的时候，这种兴奋便发生在一七六八年九月的最后一天。可是，现实是，我都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我累极了。我从来都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，马夫跌撞着跑下来，给我们抛下晚餐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

我觉得，我们现在可能停在了波士顿海港，登陆的时间可能就在明天。到那时，所有的人都会重整戎装：脸上没有胡须，腰带也将滚边，带着被抛光的武器装备，穿着整齐的军服，喷发剂也被洒在头上……

可是，我们马儿的装扮和行头则无人提及……



## 欢迎到波士顿来

十月一号的早上，天还没亮，船上就乱了起来。我觉得是那些马夫在穿衣服、洗脸、刮胡子，因为脚步声和谩骂声都跟平常不一样，而且那肥皂水味儿，也跟我经常闻到的味儿一样。

舱门在日出后不久就被打开了。在过了一个多月的不见天日的日子后，能再次呼吸到渗透进我们地牢里的十月的干净空气，看到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，听到海鸥在头顶上不停地叫。处在这个环境



当中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弱弱的马嘶声是使劲儿抬起头的阿加克斯发出的。但是我，却好像真的掉了几滴眼泪。

落叶的声音，是在船身慢慢降低的时候才传入我的耳朵里的。我能知道马夫在摆渡，是因为那大大的吆喝声。可是，我们吃的、喝的东西，到现在都没人送。

时间又过了一会儿，光荣号战舰很快被拉到码头。紧接着，我们也被抬到了岸上。我们像一袋谷物一样，身上包着帆布被举到桁端，又放到了地面上。在平常，这便是莫大的羞辱。但是，在这个特殊情况下，丢失尊严早就比不上被从船里放出的痛快之感了。

虽然我们被阳光照得头晕，大地好像也在晃动，可是阳光重新照在了我的背上，也感受到脚下踩着的是真实的大地，我仍然感到高兴。

有了一桶又一桶的泉水、一车又一车上好的草料和一筐又一筐的麦麸，终于让我们吃了一顿正经的饭，这便令我们更激动了，因为这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吃到了饱饭。在吃完了饭，我恢复了力气，便对周围的环境起了好奇之心。

波士顿就在一个非常一般的、甚至与我们英国的城市相比，有点儿破败的小山中，但是还是挺让人高兴的。退一步想，波士顿也不是没有上点儿档次的石砖建筑，但是，大部分房子却是用木头造的，很多还没有油漆。

街道上随处可见水坑，也很乱，当然就泥泞了。很多街道很弯曲，也不平坦，好像是被牛踩过一样。很多教堂的尖塔矗立在街道也感觉有些多余。

这时候，码头上的熙熙攘攘的队伍，都是刚刚从船上下来的，因为平民在我们来之前就不让进来了。瞧着那些居民像乡下人一样，有点儿不开心，却井然有序，就站在码头的开头，一直延续到街道。

再看看我的伙伴们，脸上却显现着伤心。有些草料和不干净的东西沾在我们又长又乱的皮毛上，老鼠也咬过我们的马蹄，肋骨和颧骨都因为太瘦而突出来了，我们也都低着头。我们当中能站起来的也很费力，而有的却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

不久，在包括我的塞德瑞克·巴恩斯德布尔先生在内的官员，陪着达尔林·浦尔上校来视察我们了。可是，我们悲惨的现状令上校变得生气。

“谁负责管理这些马匹的？他生气地问道。这时，一个军官小心翼翼地站出来并向他敬礼。

上校愤怒地说：“打五十鞭子，再降一级官。”

塞德瑞克中尉一面结巴着说道：“五……五……五……”一面仔细地在笔记本上记着惩罚细节。

上校颠三倒四地说：“妈呀，看着这些瘦骨嶙峋的马，看来我们只能步行了。”

“步……步……行？”

上校愤怒地说：“是，就是，我们所有的官员都得按等级排队步行往前走。”

中尉又说道：“按……等……等……级……级……列……列……队！”

看到我们的队伍重新编队，走得很快，尽管我又弱又累，但我



欢迎到波士顿来

还是骄傲得想蹦起来。因为战士们绯红外套的陪衬，所以他们斜挂在肩膀上的皮带发出了白光，还有那发着亮光的衣服扣子，油光发亮的头发，步枪和刺刀也闪着光芒，外加整齐的队伍，好一个热闹的景象。只有一点儿破坏了这一风景，那就是那不断地从队伍里传来的搔痒声。哦，还有那很不干净的街道。

因为皇家总督弗朗西斯·巴纳德没有来，而且，镇上那些很早就来了的一些官员，没有交代清楚弗朗西斯·巴纳德不来的原因，所以，上校就在生气地问这些官员。

达尔林·浦尔上校激愤地说：“这太不符合逻辑了，这也太不懂得为别人考虑了，这真的是太没礼貌了。难道他不应该过来欢迎我们吗？”



一个瘦瘦的村夫在人群中大喊：“也许是因为他讨厌这里的气味，所以他去镇里钓鱼了。”

我见过的上校最威严的时候，就是他挺直了身体，跟镇上的人们面对面的时刻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觉得我们对国王都是忠心耿耿的，那就让我们一同为国王大呼三声吧！嗨——嗨——嗨——”他说。

如果没有海鸥的叫声，现场很安静。

就在大家正为国王大呼：“嗨——嗨——”的时候，一阵令人厌烦但又很真实的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”声刺入了耳朵，但却不知道发自人群中的哪里。上校第三次呼喊起来“嗨——嗨——”。一个哑着嗓子但很年轻的声音，从人群中传来“唉，龙虾兵——龙虾兵——！来买龙虾兵呀！”

这些乡下人把“龙虾”当成海洋甲壳动物，同时也把它当成食物。当把“龙虾”放进煮开的水里的时候，它的壳会变成跟我们的军队外套差不多的红色。这时，这个颜色跟上校的双下巴的颜色很相似。接着，他很威风地走到队伍的前面，下令让队伍出发。

现场鼓声响彻如雷鸣，横笛声尖利入耳，沐浴在阳光下的旗帜随风飘扬，军队前进的脚步声也起起伏伏。阿加克斯的头向上仰着，脚也用力地踏着地，好像快要把缰绳摆脱。但是，我的力气已经不允许我表现得如此有精神，可是，当我的队伍有秩序地从我眼前经过。并且迈向高地的时候，高兴之情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

可是，人群并没有像平常一样用热烈的掌声和激昂的欢呼声来欢迎我们，相反，却是时不时地讽刺声，这便让我恼火。





欢迎到波士顿来

空气、阳光，这一切都是好的，吃的喝的也很多，这的确让我们的身体恢复了力气。夜晚，马大多都能够站立了。

阿加克斯说：“我就不能理解，为啥他们不马上让我们去马厩里呢，如果让我们好好地待在马厩里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变成最有活力的样子。唉，他们真是不懂得管理。”

我们是在太阳下山天变冷时，才被一个新的警长和几个马夫领着去镇里的。我们踩着水坑很不稳地走在坑坑洼洼的街上。我觉得，那时候，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可怜的。

天快黑时，又传来一声喊叫声：“食物被你们带来了，用多少钱可以买到马蹄和皮革呀？”

警长厉声回道：“你们一群土鳖，小心剃了你们的耳朵，用油炸了。”

这些坏脾气的乡下人，都不让我们到镇里去，就更别说给我们的队伍安排一个什么都有的住的地方了。至于阿加克斯想的舒服的马厩，就更是天方夜谭了。结果是：我们14军团藏在一个叫法纳尔

